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十三至十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蘇鳳池

班馬異同卷三

宋　倪思　編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奉御史監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

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

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何曰
今王暴衣露盖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已殺項羽定天下
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上以
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八千户功臣皆曰
臣等身被堅執鋭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甞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上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從我多者三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

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名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高祖上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得鄂君乃愈益得明於是因鄂君千秋故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毋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上自將至邯鄲未罷而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信語在淮陰事中信傳上已聞誅

淮陰侯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名平獨弔名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名平以為名始也名平謂相國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內非被矢石之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何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上說漢十二年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又說相國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謂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貣以自汚上心乃必安於是相國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賤買民田

宅數千萬人上至相國何謁上笑曰夫今相國乃利民

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何曰君自謝民後相國何因為

民請曰長安地狹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

毋收槀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

請吾苑乃下相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

曰相國何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

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摇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入謝高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帝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上親自臨視相國病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若主孝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何死不恨矣何置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薨謚為曰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子祿嗣薨

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
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
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
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
以武陽縣戸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
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戸二千四
百封何曽孫慶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
徳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為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减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酇侯傳子至曽孫王莽敗乃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録録未有竒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班馬異同卷三

班馬異同卷四

宋　倪思　編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漢書同蕭何傳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

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秦司馬𡰱欣軍碭東破
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車騎攻爰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
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
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
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
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復又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
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
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
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
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
之遂至咸陽滅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
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

故道雍釐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内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内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往擊

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王敗還至滎陽凡二歲漢高祖三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武垣生得獲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别將戚將軍公於鄔城中戚將軍公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左丞相屬韓信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淄還定濟北郡攻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亞將軍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

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焉高帝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世世勿絕食邑平賜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

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乎吾是以先之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宰相有郤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壹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詘長大訥於文辭重謹厚長者即召除為

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度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悪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後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大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

與乃謂宻曰若女歸試私從容問而乃父曰高帝新棄
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
下乎然無言吾告若女也宻既洗沐歸時閒侍自從其
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乃
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宻胡治乎乃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參能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曰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靜民以寧一平陽侯窋嗣侯高后時爲至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傳國至曾孫子襄代侯武帝時爲

將軍擊匈奴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薨謚
為共侯子宗代侯嗣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有罪免
為城旦國除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
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
侯至今八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賛曰蕭何曹参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録録未有竒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班馬異同卷四

班馬異同卷五

宋　倪思　編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留侯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甚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進

履之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蚤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已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迺太

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廏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喜常用其策良為他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為

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
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
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
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關下軍良説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
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云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

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
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
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至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
亡去不義乃迺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將奈何

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羽王邪沛公曰鯫生教說我距關無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郤項羽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因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背項羽王所以距關者備他它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傳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

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韓王成閒項羽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韓王成之國從與俱東至彭城殺之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羽以此故無西憂漢心

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
彭城良亟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
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
漢王下馬踞鞍鞌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
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隙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
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兵北擊之因舉燕代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無德棄義侵道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爭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面稱霸伯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計告於子房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借前箸以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

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式箕子之拘門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式智者之門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四三矣殷事已以畢偃革為軒倒置載干戈
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
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

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六五矣放息牛桃林之陰埜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
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六矣且夫
天下遊士離左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但
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乃立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唯無復立者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七矣
且夫楚唯毋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其不可八矣誠用客此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迺公事令趣銷印後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信傳其秋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高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

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迺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在居雒陽南宫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乎留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而謀反耳上乃迺憂曰為之將奈何留侯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

帝上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倍背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上即日駕西都

關中留侯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疾即道引不食穀杜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良曰始上數在困急困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畀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畀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疾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

事危矣乃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即位不益
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
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也皆不肯為盡力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
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
將皆陛下故等夷乃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而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霸上上留侯病良疾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無毋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謂子房雖病疾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

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陽許之猶欲易之及燕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名姓名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迺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

恐而亡匿今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示視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

留侯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迺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仇彊秦天下振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迺學辟穀道引欲輕舉身會高帝崩呂后德良迺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良

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六歲薨謚為曰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高帝過濟北果見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寶祠之及留侯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子不疑嗣侯孝文帝五三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班馬異同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六

宋 倪思 編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漢書同 張良傳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

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媿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迺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乎負曰人

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廼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平既娶取張氏女齎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劎亡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下當有金玉寶器金玉

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躶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廼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叅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共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

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使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以讓魏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

臣計畫有可采者顧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
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迺謝厚賜拜以
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
攻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弗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

士之頑鈍頓嗜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
襲其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即定矣然大王恣資侮侮人
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
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
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
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迺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迺夜出女

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聚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寤乃迺厚遇齊使使張子房良往卒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抗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

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之者乎曰未有
曰信知之乎曰不弗知陳平曰陛下精兵精孰與楚上
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敵韓信者乎上
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弗能及而舉兵
攻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
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
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
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

事耳高帝以為然乃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于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封平剖符為戶牖侯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計戰勝尅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以護軍中尉從攻擊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擊臧荼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得聞也高帝從擊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廼冀幾我死也用陳平謀計而名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

且又乃呂后女弟呂嬃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廼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帝是

後呂嬃須讒乃廼不得行樊噲至則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薨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漢書平傳止王陵傳另起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連下及高祖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連下為右丞相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謹善事漢王漢王

長者也無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祖之仇而陵又本無從漢之意從高帝以故晚後封陵為安國侯捷上陵為人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

欲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髙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髙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髙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吕太后欲廢陵吕太后怒乃詳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不用陵陵怒謝疾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十年而卒薨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

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
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嬃須常以前陳平前為高帝謀
執樊噲數讒平曰陳平為丞相非不治事日飲醇酒戲
婦女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
須於陳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
如耳無畏呂嬃須之讒譖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陳

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舉以為
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
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皇帝時勃功不
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
是孝文帝乃以太尉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
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
孝文皇帝上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洽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遂萬物之宜外填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也孝文帝上乃稱善右丞相勃

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勃謝病請免相而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薨謚為曰獻侯傳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

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隂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隂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貴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逺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班馬異同卷六

班馬異同卷七

宋　倪思　編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漢書同　張陳王傅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邵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略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成武破之擊王

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頴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丞擊盜巴益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

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
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祖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
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不絶
食絳八千一二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
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
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絺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
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肆將軍勲
博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
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肆定代郡
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
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
上蘭復後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

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三千石各三人别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帝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年高后崩呂禄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産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

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
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
事中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
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
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

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

金五十斤食邑萬户居月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
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厭久
之即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以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
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吾朕所重其為朕
率先之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
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

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勃復爵邑絳侯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也絳侯勃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薨諡為曰武侯子勝之嗣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除絕一歲年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内守弟亞夫復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二其後九歲年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視我

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

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請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卿者霸上棘門軍若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帝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閒

人於殽黽阨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閒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太尉亞夫既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日使使請太尉亞夫太尉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使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絶呉楚兵後食道呉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亞夫終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呉奔壁東南陬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呉楚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呉王濞之呉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縣購呉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呉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呉楚破平於是諸將乃

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郤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上廢栗太子丞相亞夫固爭之不得景帝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上曰請得與丞相

議計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上默然而止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上居禁中召條侯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著條侯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席取櫡箸景帝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條侯亞夫因趨出景帝上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亞夫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亞夫條侯亞夫不對景帝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邪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

班馬異同

何謂反邪乎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亞夫條侯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上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傅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免官後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亞夫果餓死死後景帝上乃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

戶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

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阸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魏楚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絶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吕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班馬異同卷七

班馬異同卷八

宋 倪思 編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十九 漢書三十二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無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亡邸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黄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黄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兩人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攝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謝罪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蕲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家國滅人社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陳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興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與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滅天下數十年矣北有為長城之域役南有五嶺領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聊令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嚮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令已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桀皆然其言乃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其令曰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范陽令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莫敢倳事刃於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也今天下大亂秦法政

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中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此臣通之所以弔公者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而後略地攻得然而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毋

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蒯通曰令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天下降君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令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

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以黄屋朱輪迎范陽
令使驅馳騖於燕趙之郊燕趙郊見之皆則邊城皆將
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
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
范陽令侯印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
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自通說范陽令徐公至此漢書通傳
文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郤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乃迺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令將軍令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願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

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今又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宫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

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

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

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使遺李良書不封曰良甞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令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以得秦書固欲反趙

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
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餘曰兩君
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扶輔以義誼可就功
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
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築甬道屬河餉饟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有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餧餓虎何益張黶陳澤釋曰

事已以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釋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

及問張黶陳澤(釋)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廼)脫解印綬推予(與)張耳張耳亦愕不敢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與)君印綬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

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隙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人所稱項羽亦素亦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

叛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王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聞張耳不詐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

年秋張耳薨諡為曰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旦暮自上食禮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罵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敖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皇帝甚恭而高祖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王亡國賴高祖皇帝得復國德流子

孫秋毫皆高祖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洒洿汚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刎頸貫高

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轞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也吏治榜笞數千刺剟㓨身無可擊完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廼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

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卬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生驩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哉令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根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上乃迺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自立然諾使泄公具赦之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

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弑之名何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亢而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者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初孝惠時

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高后元年魯
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張敖高后六年復薨呂太后
立敖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為太后女故也呂后封為
魯元王元王又憐其年少孤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
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
道大臣誅之而諸呂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二侯孝
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薨子生
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

陵侯㒞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户

太史公贊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賔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背）之戾（盭）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賔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勢利之交古人蓋之蓋謂是矣

班馬異同卷八

班馬異同卷九

宋 倪思 編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

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令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

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
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
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
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
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
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
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嫚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
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

信擊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闘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期會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無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叛項王漢

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黄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也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

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粟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

魏相國令豹死亡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令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傅海又言所以與許齊王韓信語在高紀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陔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使將

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為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斬之太

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

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巳具請論如

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吕后從長

安東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越彭王越為吕后泣涕自

言無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言上曰彭王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彭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

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因而不辭云

班馬異同卷九